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十二回 集書句巧拈紅樓令 奪酒盡笑流碧羅襟

卻說婉香飲了門杯，便說道：「寶珠，寶玉，諸侯之寶，三寶珠玉。」大家都說很好，便順著字兒數去。諸字藕香，侯字美雲，之字麗雲，寶字寶珠，三字賽兒，寶字柳夫人，珠字軟玉，玉字蕊珠。蕊珠便飲了門杯道：「劉老老昔者公劉，上老老而民興孝。」大家都說好，數一數卻該賽兒說。賽兒飲了門杯，想了想道：「寶琴，惟善，以為寶，如鼓瑟琴。」柳夫人贊好，便道：「我贊一杯。」說著喝了一。數去，卻仍該賽兒說。賽兒便笑道：「這便窄了。」因慢慢的喝著門杯，大家都看著他，賽兒一發想不出來，便抓把瓜子嗑著想著，忽笑道：「有了：賈政我待，賈者也，子奚不為政。」大家絕口贊好，合席各贊了一杯。數了數，卻好又該柳夫人說。柳夫人便道：「熙鳳於戚，熙敬止，鳳鳥不至。」大家都道：「好極。」婉香道：「那何不把『穆穆文王』說上，更加好呢？」柳夫人笑道：「我怕三句用不著呢。」婉香道：「加一個姓的帽子也沒什麼。」說著便替柳夫人數了數，計九字，卻好仍要柳夫人自己說。柳夫人笑道：「這了不得，那第二個我再講不出了，我罰酒罷。」寶珠道：「太太不要罰酒，只依二姐姐說的把那『穆穆之王』加上數去，便該大嫂說了。」藕香便答應著，飲了門杯道：「我早想得個在此。」便道：「賈璉，王孫賈問曰，瑚璉也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這該罰酒了，這兩句怎麼連得攏來？」藕香自己想想，也說不過去，便飲了一杯。蕊珠見又輪到自己，便道：「迎春，以迎王師，春服既成。」數去該柳夫人說。柳夫人笑道：「這會子到想了個起來了：『探春，如探湯，春省耕而補不足。』」婉香聽了笑道：「仍要太太再說一個。」大家數了數，果然仍該柳夫人說，便合席都笑起來。寶珠道：「我替太太說一個罷。」柳夫人笑道：「難道我真個便想不出了，要你來討好？你有了，你藏著，回來輪到你，不要又講不出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早把全部《紅樓夢》想過了，我已經想了十五個在這裡，便人家想著了，也逃不出我的範圍。」麗雲笑道：「我也想過了，卻只有九個好說的，你倒說有這許多，難到連襲人、黛玉、李纨都好講麼？我只不信你，且說來我聽，我情願罰十杯。」寶珠道：「要便我講一個，合席贊三杯，我講十五個，合席共四十五杯。我少講一個便也罰三杯。」柳夫人道：「誰和你賭東道兒。我倒想著了：『賈母、王孫賈問曰，父母其順矣乎。』」說畢，連問道：「這個比藕官的瑚璉又如何？」大家都說好絕。麗雲笑道：「這個我却沒有想到。」寶珠道：「可不是，快吃酒罷。」麗雲道：「怎麼該派我吃？」寶珠笑道：「賀杯難到不吃嗎？」於是大家贊了一杯。軟玉見輪到自己，便飲了門杯說道：「玉愛，事之以珠玉，愛之而不欲其死。」寶珠拍案叫道：「這個連我也沒有想到。真好！真好！」便舉起杯來，滿滿的飲了一杯。麗雲也絕口贊好道：「軟姐姐我賀你三杯。」說著便飲。寶珠道：「我也該賀三杯。」說著隨手把賽兒的一杯喝了，又喝美雲的一杯。婉香見該自己說，便道：

智能，智、仁、勇三者，欲罷不能。

合席齊聲贊好。數去，該是蕊珠，蕊珠便想了想道：

可卿，可使為政，卿祿三大夫。

軟玉見又輪到，便飲了門杯說道：

來旺，來朝走馬，以齊王由反手也。

麗雲笑道：「這『王』字算不得『旺』字。」軟玉道：「總一樣講法的，果然不好，我飲一杯便了。」

蕊珠見又要輪己說了，便道：「怎麼單只我們幾個說了？大姐姐和麗雲姐姐還一個沒講呢。」麗雲笑道：「你快講個五個字的，讓我好講。」蕊珠想了想道：「經書可講得麼？若可講得，我便講一句五個字的。

元春，元年春。

婉香道：「那不能算得。照這樣，今兒一晚上還行不完呢。」蕊珠又想了一會，又暗數了一轉，便笑向麗雲道：「這會子要你說了，你可把那九個一齊講出來。」麗雲笑道：「難道真有五個字的輪到我麼？我不信。你快些講來。」蕊珠笑道：「字去不止五個，你數著。」便念道：

雪雁，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，顧鴻雁、麋鹿。

說著，大家拍案叫絕。麗雲數著，卻正好第二轉正輪到自己，便飲了杯道：

入畫，入公門，今女畫。

寶珠笑道：「我早想過了，這畫字不是畫字呢。」麗雲笑道：「四書裡怕沒有正讀畫字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賀我一杯，我替你說。」麗雲便笑著吃了一杯，忽笑道：

毀瓦畫墁。

寶珠點首說是。婉香笑向寶珠道：「剛好好的該蕊妹妹說，這會子你添了個字又弄到我身上來了。」寶珠連連作揖。婉香笑道：「說幾個令倒不值什麼，我這杯子酒實在有點怕他，你給我代了罷。」

寶珠點首道：「狠該我吃。」說著伸手來拿婉香的杯子。婉香撒手的打了一下道：「你自己沒杯子麼？」寶珠不提防被他打了一下，竟把蕊珠的杯子一帶，那杯子一骨碌碌的倒在蕊珠懷裡。蕊珠忙立起來，那杯竟跌到地上去。好是鋪著地毯卻沒打碎。丫頭們拾了起來。見蕊珠已滿身倒的是酒，大家都笑個不了。

寶珠只是作揖打供的陪罪。蕊珠笑罵道：「你們兩家子尋開心倒帶累我遭殃，快還不替我脫下來？」寶珠笑應著，便替他解開釦子脫下來，裡面只穿著一件大絲白綾牡丹花圖兒的小緊身子。麗雲笑道：「你們快看新娘子呢。」大家都趁著取笑。蕊珠紅了臉啐道：「你們還拿我開心麼！我不叫你們大家都脫下襖子來，我也不叫蕊珠。」說著便拿了個酒壺向滿桌上灑來。婉香等連忙躲開，卻不道那酒壺是空的。柳夫人笑的話也講不出了。蕊珠笑罵道：「這尿繫子也欺我來。丫頭們替我拍罈子酒來，看我鬧一個水漫金山，才消我的氣呢。」柳夫人笑道：「好，好蕊兒，你看我面上，饒他們罷。回來你做了水漫金山，我是要做黎山老母的。」滿屋子人連地下站的丫頭、婆子們都笑起來。賽兒早躲在柳夫人懷裡，這會更笑的了不得。

亂了一會，才各坐下。蕊珠已換了一件紫色滿身平金的襖子穿上，便仍入席道：「姐姐，這多是你鬧的亂子。如今也沒得說，只叫你罰十杯便算了。」婉香道：「這可不能，要仍就請寶弟弟代吃。」蕊珠不肯。柳夫人和美雲等大家討了情。便叫婉香自己飲了一杯，便仍接令道：

小紅，小子鳴鼓而攻之，紅紫不以為褻服。

蕊珠笑道：「婉兒我饒了你，還敢罵我麼！仔細我撕你這張嘴。」婉香笑著不理。寶珠見該自己說了，便飲了酒道：

侍書，侍妾數百人，何必讀書。

婉香說好。柳夫人笑道：「這孩子終究是個不長進的東西，還不給我掌嘴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太太總駁我的面兒，論理我該自己掌嘴，但我身上、臉上的肉哪一塊兒不是太太的，回來我掌了嘴，太太又肉痛的。便看太太面上，不打也罷。」柳夫人笑道：「不愛臉的猴兒，誰疼你呢？」寶珠道：「那我另外講一個好麼？若太太又說不好，我便再講一個。」軟玉笑道：「是呢，曉得你想了十五個在肚子裡，這會子又賣弄了。也罷，你給我講十五個出來，我便吃十五杯酒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可又來打量我這會子講了幾個出來，沒得十五個了，你可知道我是普天下有名的才子，這一點兒哪裡難得倒我。」

剛說的得意，卻被麗雲用一個指頭向他臉上一抹道：「我問你這張臉可要不要？你是個才子，我問你才在哪裡？子在哪裡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柴在灶肚裡，指便指在我臉上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寶珠卻忍著笑道：「你們不要亂，聽我道來。」說著便抓了一把瓜子，一粒一粒的數著。念道：侍書。

剛念了兩字，軟玉笑道：「講過了，怎麼又來頂充了？」寶珠道：「太太講不好，我另講一個，難道又錯了麼？」麗雲笑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如今的才子通行抄老墨卷呢。」寶珠道：「誰講來？我只不雷同便了。」說著便念道：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，不如無書。

說著便向盤子裡擺了一粒瓜子道：「吃酒。」軟玉便吃了一杯。寶珠又道：

秦穆公用之而霸，萬鐘於我何加焉，秦鐘。

兩個了，吃酒。」軟玉又吃了。寶珠連說了三個，道：

王曰善夫，保民而王，王善保。程子曰，又日新，一國興仁，程日興。堂堂乎張也，子華使於齊，張華。

五個了，吃酒三杯。」軟玉一聲不響，吃了三杯。寶珠又道：

籩豆之事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豆官。

大家說好，公賀一杯。婉香道：「這個真一氣貫串的了。」寶珠又道：

林放問禮之本，己顰蹙曰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林顰蹙。

合席齊聲稱好道：「難得竟把一位美人也抬出來了。」軟玉又道：「別的不奇，但只一個顰字，虧他滿腸子搜出來的。」說著便甘甘心心的吃了一杯。惟蕊珠笑著不響，寶珠指著他道：

王笑而不言，稱之曰夫人，王夫人。

大家都笑起來。蕊珠笑道：「狗嘴裡總沒得象牙。」寶珠又道：

商賈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賈敏。

軟玉道：「這個又杜撰了，《紅樓夢》哪有這個名字兒？」寶珠道：「虧你，天生你兩雙眼睛滴溜溜的，幹什麼用？林妹妹的太太可不叫賈敏麼？」軟玉方才記起來，是冷子興口裡講的。麗雲先笑道：「怎麼喚起林妹妹來了？可不要笑死了人。」婉香等也都笑得和花枝兒似的顫動。寶珠道：「不要笑了，軟姐姐吃酒，不要帶錯帶賴的渾過了。」軟玉笑著吃了一杯道：「幾個了？」寶珠道：「我記著呢，九個了。」軟玉笑道：「可不要趁空兒添兩顆瓜子去，報虛帳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不信，我背給你聽。」寶兒道：「寶叔叔沒添上去，我管著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哎喲，我幸而正大光明的，不然吃你們看破了，還得了。好姪兒，我添一顆罷，你不要叫出來。」寶兒笑著把盤兒搶了去道：「不要，讓我來記數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可不要倒拿兩顆出的呢。」寶兒笑說我不。寶珠念道：

民之所賴以生也，大哉孔子，賴大。

麗雲笑道：「阿呀，了不得！這個賴字竟被他想出來了。我早就想過，只說四書裡沒得這個字的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還講什麼？我早說是才子呢。」說著逼著軟玉吃了一杯。軟玉已經臉通紅了。柳夫人道：「軟兒算了罷，你吃不得了，仔細回來醉了難過。」軟玉哪裡肯依。蕊珠道：「姐姐我替你吃罷，還有五個，總要他講完的。」軟玉道：「不要代。」向寶珠道：「講來，講來。」寶珠笑著說道：

北面而朝，而後能靜，王顧左右而言他，北靜王。

軟玉喝了一杯，聽寶珠接著說道：

求善賈而沽諸，敬鬼神而遠之，賈敬。晉人有馮婦者，惡紫之奪朱也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馮紫英。

軟玉剛吃了一杯，聽了第二個道：「這該罰三杯了。我念你聽，三句連得攏麼？」寶珠說：「該罰、該罰。」便吃了三杯。又道：

欣欣然有喜色，而相告曰，鳳兮、鳳兮，喜鳳。秋陽以暴之，拱把之桐梓，秋桐。

說到第二個，大家齊聲贊好。說這個名字真虧你想到的。軟玉便連吃了兩杯，已經當不住了，便道：「可齊了沒有？」寶兒道：「還少一個呢。」寶珠道：「這個倒想不出呢。」軟玉道：「想不出罰十五杯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倒是這麼想呢。讓我想想看，難道多的也有了，倒為著這個兒坍台麼？」軟玉連道：「快、快。」說著便拿兩雙筷子向盤子邊上播著道：「我在這裡擊鉢呢，快講來。」寶珠想了一想，忽然跳起來道：「有了！」大家連問什麼，寶珠道：

靜而後能動，實若虛，靜虛。

眾人都道：「只又是誰的名字？」寶珠道：「鐵檻寺的老姑子，不叫靜虛麼？」眾人都說：「這倒沒曉得，敢是你問了他來？」寶珠道：「你們又和我強呢。春柳兒你把那王熙鳳弄權鐵檻寺的那回翻來，給他們瞧。」婉香笑道：「好，好，算了罷。」寶珠道：「怎麼算了罷？我翻給你們瞧。你們輸了，我只罰你們的酒便了。」軟玉笑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吃酒便了。」寶兒道：「我記得了，果然是的。」軟玉已吃了一杯。

柳夫人道：「今兒鬧的夠了，咱們吃飯罷。」於是大家吃飯，只軟玉不要吃。柳夫人吃著飯道：「今晚軟姐兒酒吃多了，可難過嗎？」軟玉搖搖頭說：「也不過二三十杯，還禁得起，這會子再叫我吃十杯，還能夠呢。」大家都說滿席子人除了寶珠，要算軟玉的了。軟玉向美雲道：「大姐姐酒量也不差，今兒怎麼也不喝一杯兒？」美雲笑道：「你們都不肯飛個到我身上來，我想了一個賈敬，被寶弟弟講去了，還有兩個是：

賈赦，我待賈者也，赦小過。元春，曾元養曾子，春服既成。

還有翠縷的『翠』字沒有，只有個『縷』字，是『麻縷絲絮輕重同』還有個是：

張道士，子張問士，先王之道，士何事。」

大家都說甚好。

一時飲畢，藕香、寶兒、麗雲、美雲便先散去。柳夫人因問婉香道：「軟兒和蕊兒說多到你屋子裡睡去，你可安頓好了沒有？」婉香道：「我已叫春妍把對過房裡收拾好了，軟姐姐和蕊妹妹同睡可好？」柳夫人說：「好。」又閒談一會，軟玉因有了酒，坐不住，便要先走，蕊珠，婉香也便告辭。這正是：

縱無珠履三千客，已勝金陵十二釵。